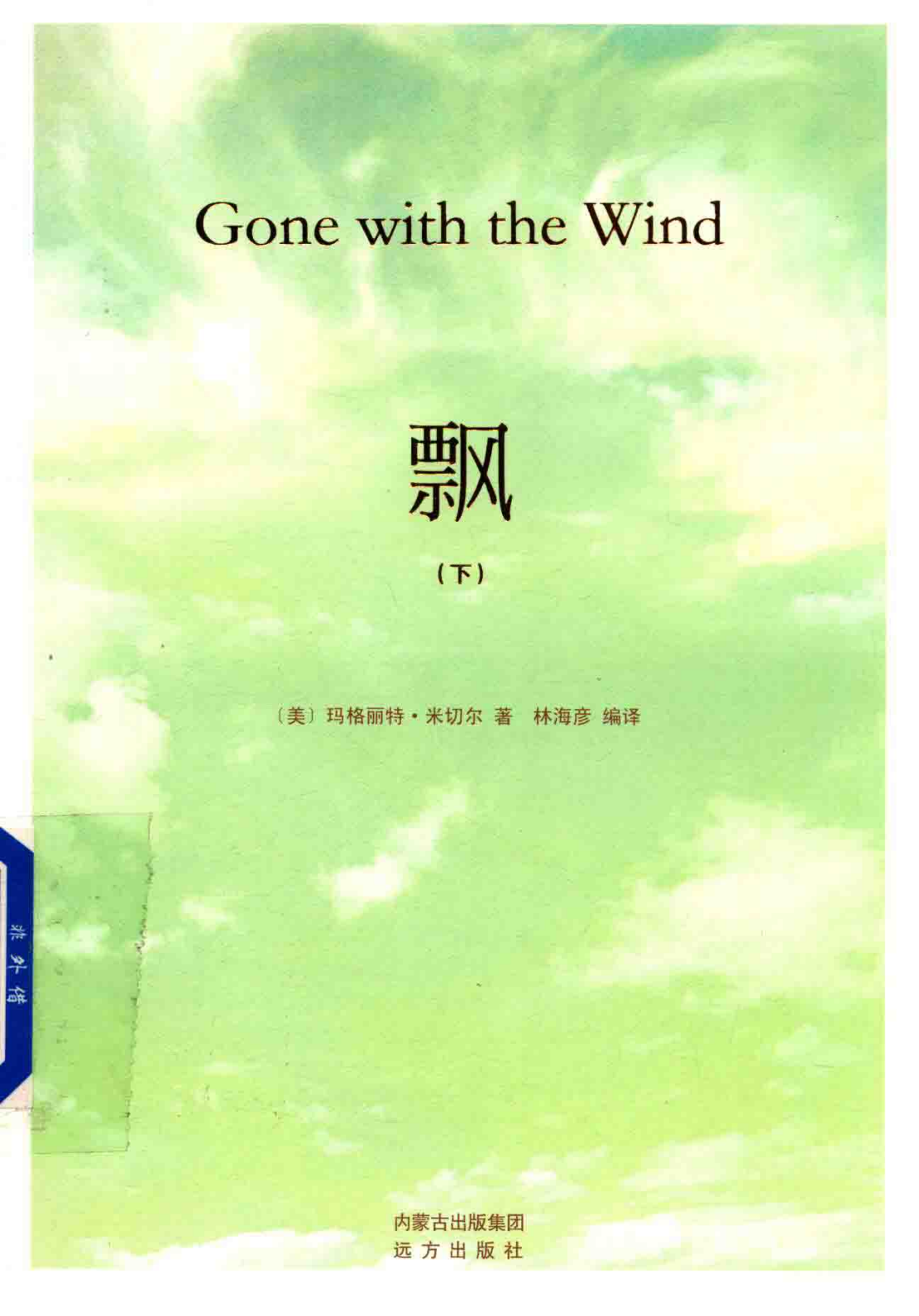




Gone with the Wind

飘

(下)

(美) 玛格丽特·米切尔 著 林海彦 编译

内蒙古出版集团
远方出版社

下 册

“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成为了斯佳丽的人生信条。她不畏困难、面对现实的精神和勇气，正是小说畅销不衰的原因所在。

第三十二章

当她走到前台阶的时候，那块红泥土还抓在她手里。她有意从后门绕开，因为她知道嬷嬷在那里，怕她眼尖，看出自己的破绽。这时候，斯佳丽不但不愿见到嬷嬷，其他人也不愿碰到。她没心情看到任何人，尤其是同他们谈话。她自己并不感觉羞愧，也不感觉失望和凄苦，她只觉得两脚如灌铅，心里非常空虚。她拼命捏着手里的红土，把红土捏得从手缝里挤出来，同时，口中像鹦鹉一样反复念道：“我还拥有这个。是的，我还拥有这个。”

确实，现在她除了拥有这片红土地，别的什么都没有。可在十五分钟前，她差一点像丢一条破布似的将这片红土弃掉呢。现在，她又觉得这片红土地十分可爱了，她自己也感觉诧异，刚才怎么那么不冷静，竟把它看得分文不值呢。如果阿希礼当时就应允她，她准会离开家庭和亲友跟他一起逃走，连头都不回一下，但是，即使在她心灵十分空虚的时刻，她知道要离开这片可爱的红丘陵、那些长年流水潺潺的溪谷和那一棵棵瘦削的黑松，准会把她的心都撕碎的。她会如饥如渴地缅怀这一切，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在她的心里，塔拉庄园被连根挖走所留下的空间，即使是阿希礼也无法填补。阿希礼这人是多么明智呀！而且多么理解她呀！他只把一块红土放进她手中，就使她恢复了理智。

她走进穿堂，刚要关门，听见外面传来一阵马蹄声，便回头朝车道上望去。怎么这时候还有客人呢？这是她无法容忍的，因此她想躲进自己房中装头痛。

马车快到时，她大吃一惊，不禁站住了。那马车簇新，油漆雪亮，鞍辔也是新的，还镶着许多发亮的铜片。那么一定是个陌生人，因为她的熟人中没人有钱置办这么一辆崭新的装备齐全的马车。

她站在门口望着，冷飕飕的穿堂风吹刮着她潮湿的脚踝上的裙子。不一会儿，马车便在房子前面停了下来，乔纳斯·威尔克森下了车。斯佳丽看见她家从前的监工驾着那么漂亮的马车，身上又穿着那么光彩夺目的外套，便怔了一下，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威尔曾经告诉她说，威尔克森自从在自由人局里

得到一份新差使以后，看上去阔极了。威尔说，他或许诈骗黑人，或许诈骗官府，或许两头都诈骗；他还把老百姓的棉花充公，硬说是南部邦联政府的棉花。在这种艰难的岁月里，他的钱肯定来得不正当。

现在，他先从精致的马车上下来，然后转身把一个女人从车上扶下来，那女人身上的衣着与斯佳丽以前的差不多。再仔细一看，颜色浓重得更显俗不可耐，尽管如此，她还是贪婪地将这人全身的打扮看个够。她有好长时间没有见过这么时髦的服装。唔！这么说今年裙边不时兴宽的了，她在上上下下打量着那件大红格裙子时想道。当她看到那件黑天鹅绒宽外套时，才知道如今竟流行这么短的上衣。瞧那顶帽子真够精巧啊！系带的软帽准是过时了，因为那顶帽子只是一件模样古怪的用红绒制作的扁玩意儿，它像一只硬邦邦的烙饼那样盖在这女人的头顶。帽子的缎带不像常见的软帽那样结在下巴下面，而是结在背后老大一束卷曲的流苏下边，那束流苏是打帽子的后面垂挂下来的，斯佳丽不禁发现那束流苏无论是在色调还是在质地上都跟那女人的头发不相配。

那女人下车后，先抬头打量了一下眼前的房子，斯佳丽一看她那抹着厚厚一层粉的兔儿脸，就感觉有点面熟。

“啊，是埃米·斯兰特瑞呀！”她惊异得大声喊了出来。

“是的，是我！”埃米边说，边傲慢地微笑了一下，昂着头踏上了台阶。

埃米·斯兰特瑞！那个龌龊的娼妇！她有个私生子，是艾伦给他洗的礼，她得伤寒病，又是艾伦替她看的。为了她，艾伦竟送了命！哪想到这穷白佬现在坐着漂亮马车，穿着漂亮衣服，这么趾高气扬地站在塔拉的台阶上向她示威！还嚣张得把这房子看得如自己的房子一样！一想到艾伦，斯佳丽原本空虚的胸腔里就盛满了猛烈的愤怒，仿佛疟疾的寒热突然袭来一样。

“不许你上台阶来，你这下流的婊子！”她大吼道，“你立刻离开这里！立刻滚出去！”

埃米顿时失去了威风，回头瞟着乔纳斯，乔纳斯当然生气了。但他只是皱了一下眉，勉强装出严肃的样子。

“你不能以这种口气跟我太太讲话。”他说。

“太太？”斯佳丽说着便哈哈大笑，笑声里含着比刀还锋利的蔑视，“你太太来得太及时了！可我的母亲已被你们害死了，你们再有私生子，谁来替你们做洗礼呢？”

埃米叫了一声“哦！”赶忙跳下台阶，准备逃回马车去，但是她的臂膀被乔纳斯抓住了。

“怎么，我们是来拜访的——是来看看老朋友呀！”他吼叫道，“当然，还有一点正事要同老朋友商量一下——”

“朋友？”斯佳丽的声音像是鞭子，“我们什么时候跟你们成朋友了？他们斯兰特瑞家全靠我们接济过日子，谁知好心不得好报，反害死了我母亲——至于你——你——我爸爸就是因为埃米的私生子才把你开除的，这你知道。朋友？你们赶快滚，免得我去叫本廷先生与威尔克斯先生出来。”

埃米一听这几句话，马上摔开她丈夫的手，飞奔向马车，并立即跳进车厢，这么一折腾，她雪亮的红帮漆皮靴子露了出来。

这时乔纳斯气得也不次于斯佳丽，把原本菜色的脸涨得像鸡冠一样红。

“你总是那么高傲，是吗？好吧。你的牢骚我也明白。我知道你穷得没有鞋子穿。我知道你父亲变成白痴了——”

“快滚！”

“哼！我看你这大脾气也快没处发了。你自己也快滚了。你连税款都付不出了。我这次来，计划是想与你商量以下，出一笔好价钱买你这所房子，因为埃米对这地方有感情。可现在你这么不识相，我就不会给你一分钱！等你这爱尔兰乡下人交不出税来，不得不把屋子卖掉的时候，就会知道这一带是谁的天下了。到那时我要把这地方统统买下来——连同房子家具；到那时我要搬到这里来住。”

斯佳丽这才明白乔纳斯·威尔克森和埃米来塔拉的意图——他们从前在这里受过气，现在存心用这种方法报复。于是，她气得每根神经都嗡嗡直响，与她拿手枪杀北方佬时的感受一样，只可惜手里没有拿枪。

“我宁愿将这房子一块一块地拆掉，烧掉，将这些耕地全撒上盐，也不会让你们两人跨进这门槛，”她喊道，“滚！给我滚开！”

乔纳斯直瞪着她，又张口说了些什么，便朝马车走去。他跨进马车，在哭哭啼啼的老婆身旁坐下，随即掉转了马头。他们赶车离开的当儿，斯佳丽情不自禁地想朝他们啐一口唾沫。她真的啐了！她知道这是极其平常的孩子气的举动，但她觉得啐一口心里会好过一点。她宁愿当着他们的面啐唾沫。

这对该死的黑人分子竟敢跑到这里来奚落她穷！这条狗哪里真会是到这里来买塔拉庄园的。他不过借口这桩事情带埃米到她面前来炫耀一番罢了。这班卑鄙的无赖汉，这班下流的穷白佬竟然口出狂言，想来住塔拉庄园！

然后，她蓦地感到恐惧起来，怒火便熄灭了。老天！他们会来住这儿的！她没法使他們不买塔拉庄园，她没法阻止他们来扣押所有的镜子、桌子和床，还有母亲那些亮晃晃的桃花心木和花梨木家具，这些家具虽然由于北方佬的蹂躏而伤

痕斑斑，但对她来说每一件都是很珍贵的。还有那些罗彼拉德家族的银器。我决不允许他们这么干，斯佳丽情绪激昂地想道。决不，我宁可放一把火把这地方全烧掉也不让他们拿去！凡是母亲的脚踩过的每一寸土地，埃米·斯兰特瑞的脚休想再踩上去！

她关上了门，背靠的门上面，心里觉得很害怕，甚至比那天谢尔曼士兵来抄家的时候还厉害。那天她所害怕的充其量是塔拉庄园要在她头顶上烧毁。但是现在的情形却更糟糕——这班下流的东西竟要来这儿住下，还会对他们那些下流的伙伴们夸口，说他们已把骄横的奥哈拉一家给撵走啦。他们说说不定甚至会将那些个黑鬼带来在这里吃喝玩乐。威尔曾经给她讲过，乔纳斯是把黑人与白人一视同仁的，他同他们一起吃饭，请他们到家里来，甚至和他们一块坐马车游玩呢。

一想到塔拉庄园以后要受到这样的践踏，她的心又怦怦直跳，竟有点喘不上气来。她很想静下来，能够好好思考这个问题，以便想出一个解决的办法。可是，每当她想强迫自己静下来的时候，总会加深一层愤怒与害怕，后来她想，办法总是会有，首先是向谁去借钱。钱这东西不会说没就没，肯定还会有人有钱。突然她想起阿希礼刚才笑着说的话：

“现在只有一个人有钱……那就是瑞特。”

瑞特！她赶忙走进客厅，顺手将门关上。客厅的窗帘本来就是拉上的，再加上又是冬季的黄昏，所以她一关上门，就被黑暗包围起来。躲在这里，没有人打扰，可以认真考虑一下解决办法。刚才想到的办法，其实是那么简单，自己怎么不早一点想起来呢？

“我要到瑞特那里弄钱。我要将钻石耳坠卖给他，或者拿耳坠去抵押，向他借钱，等我有钱的时候再还给他。”

想到这里，她感觉气也顺了，浑身也有力气了。有了钱，她就可以缴纳税款，然后去嘲笑乔纳斯·威尔克森了。可又一想，事情不会那么顺利就解决的。

“我并不只是今年需要缴款呀。明年，后年，也许一辈子都要缴下去。这次我把税款给了他们，以后他们会把税款逐渐加高，直到我缴不起而把我撵走为止。如果我的棉花有了好收成，他们会把税金提高到我一分不剩，或者将它全部没收，说这是南部邦联的棉花，也说不定。现在那帮流氓与北方佬串通一气了，他们想怎样就怎样。只要我还活着，我这一辈子都会担心他们用某种方式来整我。我这一辈子都得担惊受怕，拼命去弄钱，辛苦得要死，到头来却一场空，活儿白干了，棉花也都给抢走了……现在即使我借到这三百块钱也只是救一时着急。我希望一劳永逸地摆脱这个困境，这样我可以晚上安安稳稳地睡觉，免得今

天愁明天，这月愁下月，今年愁明年。”

她的思想顺着这个思路发展下去。冷静地，有逻辑地思考，一个想法在她的脑海成熟。她想起了瑞特的面容，想起一口雪白的牙齿映在一张黝黑的面孔上，想起了一双嘲讽的黑眼睛打量着她。她又想起了亚特兰大那个酷热的夜晚，那时围攻即将结束，他坐在贝蒂姑妈家的长廊上，朦胧的夜色包围着他，一只手扶着她的肩膀，使她感到一阵暖流，又记得当时他说道：“我想得到你甚于想得到其他任何女人——而且，我等待你的时间也比等待其他任何女人都长。”

“我要和他结婚，”她冷静地想道，“那么我就再也不用为钱发愁了。”

哦，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想法啊，比起登天的希望还要有趣——不用担心钱的事了，塔拉庄园可以保住了，一家人的衣食不用发愁了，从此她再也不用碰壁了！

她感觉自己一下子苍老了许多。下午的事情已经把她的精力耗尽：先是税的惊吓，再是阿希礼的事情，最后是对乔纳斯·威尔克森的愤怒。是的，现在她的情绪非常平静。如果她的情绪有一点不平静的话，那就是自己对刚才计划的抗议，因为她一直憎恨瑞特，超出了对任何人的憎恨。但现在却不能够了。现在她只有这么想，而她一向是很实际的。

“那天夜晚，他把我扔在半路的时候，我说过许多绝情的话，但我会让他忘记的。”她轻蔑地想道，仍然确信自己的魅力。“我在他身边时，一定要甜言蜜语，我要让他觉得我一直爱着他，让他知道那天晚上我是多么难过和害怕。哦，男人总是那么自命不凡，他们会相信所有恭维的话……我坚决不能让他猜测到我们处在怎样的困境中，坚决不能，除非到我得到他的时候。哦，他不会晓得的！如果他怀疑到我们是多么贫困，他就会知道我想要的是他的钱而不是他这个人。无论如何，他是没有办法知道的，因为甚至贝蒂姑妈都不知道这极糟的处境。而且等我嫁给他后，他就不得不帮我们。他不会让他太太的亲戚挨饿的。”

他的太太——瑞特太太。在她冷静的思考下潜藏着的某种反感情绪微微动了动，接着便凝固了。她想起了她跟查尔斯短暂的蜜月当中那些令人尴尬而厌恶的情景，他那颤抖的双手，他的手足无措，他那令人费解的感情——还有韦德·汉普顿。

“现在我不能想这事。等我嫁给他以后再去费这个神吧……”

她嫁给他之后。记忆的铃铛拉响了。一股寒流袭遍她全身。她再次回忆起在贝蒂姑妈家长廊上的那个夜晚，回忆起她是怎么问他是否在向她求婚，忆起他是多么令人憎恨地大笑说道：“亲爱的，我不是一个打算结婚的男人。”

假如他仍然是个不打算结婚的男人；假如他无视她的迷人和狡黠，拒绝娶

她；假如——哦，可怕的想法！——假如他已经彻底将她忘记，正在追求其他女人。

“我想得到你甚于想得到其他任何女人……”

斯佳丽紧握双拳，指甲深深地陷到肉里：“如果他已经忘了我，我会让他想起来的。我要让他再次想得到我。”

而且，要是他不打算娶她可仍然想要她，那么也可以得到这笔钱。毕竟，他曾经乞求她做他的情人。

在灰暗的客厅中她同心中最牢固的三个束缚展开了决定性的斗争——想起了艾伦，想起了她的宗教信仰，想起了她对阿希礼的爱。她知道她头脑中的想法是母亲深恶痛绝的，即使她在遥远而温暖的天堂。她知道私通是不可饶恕的大罪。而且她知道，由于自己深爱着阿希礼，所以这个计划才加倍地像是在卖身。

可是所有这些斗争在她冷酷的思想和绝望的目标面前都让步了。艾伦已经死了，也许死亡会使她理解所有的一切。宗教用地狱之火禁止私通，可是如果教会知道她是为了挽救塔拉庄园，为了使全家免于挨饿才犯此重罪——算了，让教会去费神想这些吧。她不愿再想了。至少，现在不想了。还有阿希礼——阿希礼不要她。是的，他想要她。他那温暖的嘴唇吻着她的记忆告诉了她这一点。可是他永远也不会带她走。奇怪的是，跟阿希礼私奔好像并不是罪孽，可是跟瑞特——

在这冬日苍茫的暮色中，她那从亚特兰大陷落之夜开始的漫长旅途走到了尽头。她的双脚踏上征途时还是个被宠坏了的、自私而又不谙世故的姑娘，充满青春活力，热情洋溢，容易被生活迷惑。现在，站在旅途的终点，昔日的那个姑娘已荡然无存了。饥饿和艰苦的劳动，恐惧和无止境的疲惫，战争和重建的可怕已掠夺尽了所有热情、青春和柔弱。在她生命的内核周围形成一层硬壳，一点一点，一层一层，这层硬壳在无穷尽的日月中不断加厚。

可是直到这一天为止，两个希望一直在支撑着她。她曾希望，等战争结束，生活又逐渐还原到原来的样子；她曾希望阿希礼归来能为生活带来一丝生机。现在两个希望都破灭了。看见乔纳斯·威尔克森出现在塔拉庄园的门前使她意识到，对她而言，对整个南方而言，战争永远没有尽头。最最激烈的斗争，最最残酷的报复，才刚刚开始。而阿希礼已经被自己的话禁锢起来，那是比牢房还要坚固的呀。

和平让她失望，阿希礼也让她失望，都是在同一天，仿佛那硬壳的最后一道裂缝弥合了，最外面的一层凝固了。她变成了芳汀祖母劝她要提防的那种女人，因为经历过了最险恶的事情，所以没有什么可怕的了。生活也好，母亲也好，

失去爱情也好，公众的指责也好，她统统不怕了。只有饥饿和她那关于饥饿的噩梦才会使她害怕。

一旦她最后硬着心肠挣脱了将她捆绑在旧日子和旧斯佳丽身上的所有束缚，立时感到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和自由。她已经决定了，感谢上帝，她不害怕什么了。她已经没什么可失去的了，她的决心形成了。

如果她能说服瑞特娶她，一切都好说。可是如果她不能呢——那么，她同样能得到钱。有一小会儿她好奇地想情妇应该是什么样子。瑞特会不会坚持让她留在亚特兰大，就像人们传说他将那个叫沃特林的女人留在亚特兰大一样？要是他让她留在亚特兰大，那他就得付大价钱——足够抵得上她离开塔拉庄园所造成的损失。斯佳丽对男人生活的隐蔽面一无所知，也无法知道这个安排可以包括哪些内容，而且她想知道她是否会怀上孩子。很明显，那是非常可怕的。

“我现在不想它了，等以后再想，”她将这不愉快的念头推到了脑后，免得它动摇她的决心。今天晚上她要告诉家人，她打算去亚特兰大设法借点儿钱，必要时设法用农场做抵押。他们只需要知道这些，直到那可怕的一天，他们突然发现一切都变样了。

一想到即将开始的行动，她昂起头，挺起胸。这件事不会太简单，她知道。过去是瑞特讨她的欢心，她掌握着主动权。现在她是乞讨者，是无权讲什么条件的乞讨者。

“可是我不能以乞讨者的样子去见他。我要装扮得像个去赐福于他的女皇。他永远也不会知道的。”

她走到长长的穿衣镜前望着自己，她把头昂得高高的。她看见从那有裂缝的镀金镜框中映现出的是一个陌生人。仿佛一年来她第一次成了真正的她。每天早上她都在镜前匆匆照一眼，看脸是否干净，头发是否整齐，可她总是被别的事压迫着，从来没有真正看看自己。可这是一个陌生人！当然，这个瘦削的双颊凹陷的女人不可能是斯佳丽·奥哈拉！斯佳丽·奥哈拉有一张美丽、风骚、兴高采烈的脸。她现在死死瞪住的这张是一点儿也不美的脸，她一直铭记的魅力荡然无存。它苍白而疲惫，那双向上斜挑着的绿眼睛上的黑眉毛，在苍白皮肤的映衬下也像受惊小鸟的翅膀似的突然扬起。这张脸上有一种艰难和受伤的神情。

“我还不够美丽，怎么能得到他！”她这样想着，重新感到了绝望，“我太瘦了——哦，简直瘦得可怕！”

她拍拍自己的双颊，又急切地摸了摸锁骨，感到它们已透过紧身衣突出来了。她的乳房那么小，几乎跟梅兰妮的一样了。她必须在胸前塞点儿褶皱好使它

们看上去丰满些，过去她一直看不起用这种方法来伪装的女孩子。皱褶！这唤醒了另一个念头。她的衣服。她低头看着自己的裙子，两手托着裙裾将折叠展开。瑞特喜欢衣着讲究而又时髦的女人。她十分怀念她居丧期满后第一次所穿的那件镶荷叶边的绿衣服，这件衣服总是和他送给她的带羽毛的绿软帽搭配着穿，她还记得他曾连声赞赏呢。她还怀着羡慕甚至妒忌的心情想起了埃米·斯兰特瑞那件红格裙子、那双红帮漆皮靴子和那顶烙饼式的宽边帽。这些东西都很俗气，可是却崭新且时髦，当然会引人注目。而且，哦，她多想引人注目啊！尤其是瑞特的注意。要是他看见她衣服破旧，就会知道塔拉庄园的境况很糟。但这是绝不能让他知道的。

她多傻啊，曾想着挺着自己那又细又瘦的脖颈，瞪着一双饿猫似的眼睛，穿着一身破衣烂衫去亚特兰大勾引他！如果她不能在自己最美丽的时候，有最漂亮的衣服可穿的时候获得他的求婚的话，那么怎么敢奢望在自己又丑又衣衫褴褛的时候得到他的青睐？如果贝蒂小姐信上的话属实，那他现在一定比亚特兰大其他任何人都有钱，也许还可以任意挑选所有的美人儿，好的和坏的。“不过，”她冷静地想，“我拥有大多数美人儿所没有的东西——那就是已经下定的决心。要是我有一件漂亮点儿的衣服就好了——”

塔拉庄园没有一件漂亮衣服，塔拉庄园里的衣服没有一件没打过补丁或没被翻新两次。“就是这样，”她一边想一边无意识地低头看向地板。她看见了艾伦留下的草绿色丝绒地毯，经无数士兵睡过，现在已经斑斑点点，破旧得不像样了。这情形使她更加沮丧，使她意识到塔拉庄园就和她自己一样破烂。整个黑暗下来的屋子都让她沮丧，她走到窗前，举起窗棂，打开百叶窗，让落日的余晖淌进来。她关上窗户，将头靠在丝绒窗帘上，目光越过荒凉的田野朝墓地上的苍苍柏林望去。

草绿色的丝绒窗帘柔软地轻拂着她的脸，她像小猫似的愉快地把脸贴在上面摩擦着。突然，她像想起什么似的盯住了它。

过了一会儿，她从房间另一头拖过一张笨重的大理石桌面的桌子，桌腿下面生锈的脚轮抗议似的吱吱作响。她将桌子推到窗前，提起裙子爬上去，踮起脚尖去够那笨重的窗帘杆。好不容易才够着，她性急地用手一拉，竟把钉子拔出来了，窗帘、窗帘杆什么的，全都“咔嗒”一声掉到了地上。

好像变戏法似的，客厅的门开了，嬷嬷那张又大又黑的面孔出现在她面前，每一条皱纹都清清楚楚地写满了极大的好奇和深深的怀疑。她责备地看着斯佳丽，后者站在桌子上，裙子撩到膝盖上，正要从桌上跳下来。她脸上那激动和胜

利的神情立即引起了嬷嬷的疑心。

“你动艾伦小姐的窗帘干什么？”她问道。

“你站在门外偷听什么？”斯佳丽反问道，一边轻捷地跳下来，将这块因年久尘封而越发厚重的窗帘叠好。

“我用不着在门外偷听，”嬷嬷一面反驳，一面双手叉腰，准备战斗，“艾伦小姐的窗帘碍你什么事了，犯得着你把杆子也拔出来，一股脑儿都拽下来吗？艾伦小姐生前那么爱惜它，我可不能让你糟践它。”

斯佳丽将绿眼睛移向嬷嬷，眼中充满了极度的欢乐，那是一双嬷嬷在过去美好的日子里再熟悉不过的顽劣小姑娘的眼睛。

“到阁楼上去把我那装服装纸样的盒子拿下来，嬷嬷，”她喊道，轻轻推了她一下，“我就要有一件新衣服了。”

嬷嬷那两百磅的身体无论到什么地方去都很困难，更不要说是上阁楼了。而且她刚才疑心的可怕事情已露出端倪，因此她很恼火。她迅速从斯佳丽手中夺过窗帘，把它紧贴在干瘪的胸脯上，仿佛那是一堆宝物似的。

“你不能用艾伦小姐的窗帘做新衣服，只要我还有口气，就绝不允许你这么。”

女主人脸上掠过嬷嬷习惯上称之为“执拗”的表情，顷刻之间就变成了令嬷嬷难以抵挡的微笑。但是这骗不了嬷嬷。她知道斯佳丽小姐是想用那个笑容说服她，可是在这件事上她绝不妥协。

“嬷嬷，别生气。我想去亚特兰大借钱，所以必须得有件新衣服。”

“你不需要做什么新衣服。别的太太小姐谁都没有新衣服。她们穿着旧衣服，并不见得有什么可丢人的。要是艾伦小姐的孩子们愿意，也可以穿旧衣服，这没什么可说的，人人都会像她穿着绸缎时一样敬重她。”

“那种倔强的表情又出现了。天哪，真有意思，怎么斯佳丽小姐越长越像杰拉尔德先生而不像艾伦小姐了呢？”

“得了，嬷嬷，你知道贝蒂姑妈写信来说，范妮·艾尔辛小姐这个礼拜六要结婚，我当然得去参加婚礼，所以我需要一件新衣服。”

“就穿你身上这件衣服，我看它就跟范妮小姐的结婚礼服一样漂亮。贝蒂信上不是说艾尔辛家也穷得厉害嘛。”

“可是我必须得有一件新衣服！嬷嬷，你不知道我们是多么需要钱。税款——”

“是的，我知道税款的事，可是——”

“你知道?”

“是的，上帝也给了我耳朵，难道我听不见？特别是威尔先生，他从来就不肯费心将门关上。”

那么嬷嬷一字不漏全听到了？斯佳丽不明白那么笨重的身躯动一下地板都要跟着摇晃，居然能在主人的驱使下神不知鬼不觉地偷听别人谈话。

“好了，既然你什么都听到了，我想你也听说了乔纳斯·威尔克森和那个埃米——”

“是的。”嬷嬷眼里流露出潜藏已久的怒火。

“那么，就别固执了，嬷嬷。难道你不明白自我非得去亚特兰大一趟，去借点儿钱缴税款？我必须去弄点儿钱。我必须去！”她一只手握拳捶向另一只手。“看在上帝的份上，嬷嬷，他们会把我们大家都赶到大路上去，那时我们该到哪儿去？杀死我母亲的穷白佬埃米·斯兰特瑞就要入侵这所房子，就要睡妈妈所睡过的床上，这个时候，你难道要为了妈妈的窗帘这一丁点儿的小事来跟我争吵？”

嬷嬷像一头不安分的大象似的，将身体的重心从一只脚换到另一只脚上，她模糊地觉得自己就要被说服了。

“不，我绝不让那贱货进艾伦小姐的房间，也不让我们大家都被赶到马路上，可是——”她突然用责备的目光扫了斯佳丽一眼，“你准备穿上新衣服去向谁借钱呀？”

“这，”斯佳丽说，吃惊地后退了一步，“这是我自己的事。”

嬷嬷严厉地盯着她，就像斯佳丽小时候试图用说谎来掩饰自己的错误又被她识破时她所做的那样。她仿佛看透了她的心思，斯佳丽不情愿地垂下了眼帘，对自己的蓄意行为第一次感到羞愧。

“这么说你需要穿一身崭新的衣服去借钱。我觉得这事不大对头啊。而且你又不说这些钱是从哪儿来。”

“我什么都不用说，”斯佳丽气恼地说，“这是我自己的事。你打不打算把那窗帘给我，并且帮我做衣服？”

“好吧。”嬷嬷软绵绵地答道。这突如其来的妥协引起斯佳丽满腹狐疑。“我来帮你做，可以用帘子的缎子衬里做裙子，上面的花边可以拆下来镶衬裤边。”

她把丝绒窗帘递还给斯佳丽，脸上浮起一丝狡黠的笑。

“斯佳丽小姐，梅兰妮小姐是否和你一起去亚特兰大？”

“不，”斯佳丽尖锐地说，开始明白接下来要发生的事了，“我打算自个儿去。”

“这是你的想法，”嬷嬷坚决地说，“可是我要跟你一起去，让你穿上新裙子。是的，小姐，一路上我会寸步不离你左右。”

斯佳丽立即想象起她的亚特兰大之旅和她同瑞特谈话时，嬷嬷总会像一只巨大的黑色看家狗似的在背后虎视眈眈地监视着。她重新绽出笑容，一只手搭到嬷嬷臂上。

“亲爱的嬷嬷，你要跟我一块去，真是太好了，可是你不在这儿，这群人究竟该怎样生活呢？你知道塔拉庄园的里里外外都离不开你。”

“哼！”嬷嬷说，“别用甜言蜜语哄我了，斯佳丽小姐。从我给你换第一块尿布时起，我就了解你。我说过我要跟你一块儿去亚特兰大，我去定了。要是你一个人到遍地都是北方佬和自由黑人之类货色的城市去，艾伦小姐在坟墓里也会不放心的。”

“可是，我打算住在贝蒂帕特姑妈家。”斯佳丽拼命找借口。

“贝蒂帕特小姐是个好人，她自以为什么都明白，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嬷嬷一边说一边转过身去，摆出一副严肃的样子，宣告谈话到此结束，她走进大厅里去了。地板开始摇晃，因为她在大喊：

“普里西，孩子！把梯子搭在阁楼上，把斯佳丽小姐装服装纸样的盒子拿下来，想办法找把剪刀，可别弄个通宵达旦也干不完啊。”

“真糟糕，”斯佳丽沮丧地想道，“这下我身后得跟着一只猎狗了。”

晚饭后收拾停当，斯佳丽和嬷嬷把服装纸样铺展在餐厅的桌子上，苏伦和卡洛琳则忙着拆窗帘上的缎子衬里，梅兰妮用一把干净的木梳刷着丝绒窗帘上的灰尘。杰拉尔德、威尔和阿希礼坐在屋子里边吸烟边笑眯眯地看着女眷们忙碌。一种愉快而兴奋的情绪从斯佳丽身上产生，现在大家伙儿全都传染上了，他们并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斯佳丽脸上泛着红色，眼中闪耀着明亮而坚定的光芒，她笑了很多次。她的笑声让大家高兴，因为他们已好几个月没听见她开心地笑了。这尤其使杰拉尔德高兴。他的眼睛不像平常那么模糊了，它们随着她轻盈的身影在屋子里四处飘荡，每当她走到他所能触及的范围内时，他就赞赏地拍拍她。姑娘们就像是在准备一场舞会一样激动，她们拆的拆，剪的剪，缝的缝，仿佛在为自个儿制作舞会服装似的。

斯佳丽就要去亚特兰大借钱，必要时得用塔拉庄园作抵押。可是究竟什么是抵押？斯佳丽说下一年的棉花一出手她们就能轻而易举地还清债务，还会留下结余呢，她说得那么肯定，他们没想会有什么問題。当他们问起谁会借给这笔钱时，她说：“不动声色的人能迷惑住爱管闲事的人。”她说得那么调皮，大家全都

笑了，逗她说她有个百万富翁的朋友。

“一定是瑞特船长。”梅兰妮狡黠地说道。大家都为这个说法荒谬而哄堂大笑，都知道斯佳丽是多么恨他，每次提起他，都说“瑞特那个流氓”。

可是，斯佳丽听到这个没有笑，还有阿希礼，他本来笑了，可一看见嬷嬷迅速向斯佳丽投去警惕的一瞥，笑声便戛然而止住了。

苏伦被当时的集体精神打动，慷慨地献出她那镶有爱尔兰花边的衣领，虽然有些旧，但仍然很漂亮，卡洛琳坚持要斯佳丽穿她的软底鞋去亚特兰大，因为那是塔拉庄园保存得最完好的鞋子。梅兰妮恳求嬷嬷给她留些丝绒碎料，好给她那顶磨损的软帽换个面，她又说那只老公鸡要不是迅速逃到沼泽地里去，它尾巴上那簇漂亮的古铜色和墨绿色羽毛就要跟身体分家了，这话引得大家捧腹大笑。

斯佳丽看着眼前飞舞的手指，听着他们的笑声，心中却隐藏着痛苦和屈辱。

“他们对于真正发生在我、他们自己，以及整个南方身上的事情浑然不觉。他们仍然不顾一切地在想，无论什么可怕的事情都不会真正发生在他们任何一个人头上，因为他们是谁啊，他们是奥哈拉家族、威尔克斯家族和哈密尔顿家族的人。甚至连黑奴们都这么想。哦，他们全都是傻瓜！他们永远都不会明白！他们仍然像过去那样生活和思考，什么都不能改变他们。梅兰妮能穿着破衣摘棉花，甚至帮我杀人，可是这并不能改变她。她仍然是那个羞怯的教养良好的威尔克斯太太，最完美的夫人！阿希礼能看透死亡和战争，能受伤，能躺在俘虏营中，回到家来居然若无其事，仍然跟从前拥有十二橡树庄园做后盾时一样，仍然是个十足的绅士。威尔就不同了。他知道事情真相是怎样的，可是他永远都没有什么可失去的。至于苏伦和卡洛琳——她们觉得这一切只是暂时的。她们没有改变自己去适应变化了的形势，因为她们认为这一切很快就会过去。她们以为上帝会为了她们的利益而创造出一个奇迹来。可上帝不会的。这儿将会发生的唯一奇迹便是我将来在瑞特身上创造出来的那个……他们不会改变。也许是他们不能改变。我是唯一一个变化了的——而且要不是迫不得已，我也不愿改变。”

最后嬷嬷把男士们赶出餐厅，关上门，这样才可以试穿。波克扶杰拉尔德上楼休息，阿希礼和威尔单独留在前厅的灯光下。他们沉默了一会儿，威尔像只安静的反刍动物似的咀嚼着烟草，可是他那温和的脸丝毫不平静。

“这次去亚特兰大，”最后他声音低沉地说道，“我不赞成。一点儿也不赞成。”

阿希礼迅速看了威尔一眼，然后又移开了目光，他什么也没说，心里却在想威尔是否也像自己一样心中萦绕着一个可怕的疑团。不过，那是不可能的。威尔并不知道那天下午在果园里发生的事情，不知道那件事是怎样将斯佳丽推上绝望的境地。威尔也没有注意到当瑞特的名字被提起时嬷嬷的脸色，另外，威尔也不知道瑞特的钱和坏名声。至少，阿希礼认为他不会知道这些事情，可是自从来到塔拉庄园以后，他已经意识到威尔就像嬷嬷一样，无须别人告诉就会知道一切，在事情未发生以前就能预料到。空气中有某种不祥之兆，阿希礼说不清楚究竟是什么，可他无力将斯佳丽解救出来。整个晚上他没看他一眼，她在他面前那兴致勃勃的样子实在让人害怕。撕扯着他的疑团是那么可怕，简直无法用言语来表达。他没有权利去问她这些怀疑是不是真的，那会侮辱她。他握紧了拳头。他根本无权过问她的事，今天下午他已永远地丧失了一切权利。他帮不了她。没有人能帮她。可是，他一想起嬷嬷，想起她剪裁丝绒窗帘时脸上那冷峻果断的神情，心中略略感到些振奋。嬷嬷会照顾斯佳丽的，无论斯佳丽希望不希望如此。

“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他绝望地想道，“是我把她逼到这一步的。”

他想起下午她转身离开他时挺直的脊梁和高昂的头。他的心又回到了她这边。一边为自己的无能而痛心，一边又因为钦佩她而黯然伤神。他知道在她的字典中没有勇敢这个词儿，知道如果对她说是他所见过的最最勇敢的人，她一定会茫然地瞪大眼睛。他知道她不能理解他，他一想起她的英勇就会用许许多多美妙的字眼儿来形容她。他知道她正视生活，并以自己坚强的意志去克服生活中可能出现的困难，她从不承认失败，即使意识到失败已经不可避免，她也仍然会继续奋斗。

可是，四年来，他曾看到许多人拒绝承认失败，他们在战场上视死如归，因为他们是勇士。结果他们同样失败了。

他盯着阴暗大厅中的威尔，心里想道，他永远都不会懂得斯佳丽·奥哈拉披着母亲丝绒窗帘，头上顶着公鸡的尾羽，义无反顾地去征服世界这样的壮举。